



# 醫療外交替代役之三 走向布吉納法索 WHO

—陳逸彥醫師的非洲行腳



◎撰文：徐志雲

◎採訪：王鴻偉、徐志雲

◎照片提供：陳逸彥



陳逸彥醫師與醫療團義診時所使用的旗幟合照

阿福，一個居住在非洲布吉納法索的黑皮膚小孩，這一年來，他有一段非常特別的經歷。因為患有一種叫神經纖維瘤的罕見疾病，他臉上原本有著讓人不敢正視的纍纍腫塊，但在一年前，他認識了一個黃皮膚的年輕醫生，於是飛過了半個地球，來到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國度，他上了台灣各大報紙的全版新聞，帶著嶄新的面貌回家。

這樣子的奇遇故事，實實在地發生，而這個故事的推手，正是北醫 84 級醫學系畢業的校友——陳逸彥醫師。

## 踏上布吉納法索

陳逸彥，第二屆醫療外交替代役役男，兩年前從北醫畢業後，他選擇了一個和同學們完全不同的服役方式，來到了布吉納法索這個國度。

布吉納法索，在哪裡？

沒聽過沒關係，我國在非洲確實有許多讓人念不出名字的友邦，但撒哈拉沙漠總聽說過吧？布國就在撒哈拉沙漠的南方，它是一個法語系的內陸國家，面積將近有台灣的八倍大，而人口只有台灣的一半。這個和我們距離遙遠的國度，也正是台灣四個駐外醫療團所



在地之一。

雖然說是駐外醫療團，其實只有個位數的成員，其中役男人數所佔的比例就接近一半，正因為人手是這麼地「精簡」，所以每個人都要做著許多醫療專業以外的工作，胼手胝足地一同將這個醫療團運作起來。

從台灣去到布吉納法索，真是個遙遠的旅程，若加上轉機的時間，前前後後約莫要三十個鐘頭才能踏上布國國境，這片荒涼多岩的國土有著熱帶大陸型的氣候，乾季雨季分明，乾季時一滴雨都不會下、雨季時一兩天就來場傾盆大雨，而在下大雨之前總是會先颳起大風，狂風豪雨的情況不亞於台灣的颱風。

很可怕吧？怎麼會有人想要到這種國家？難不成還有手握巨型刀叉對你咧嘴一笑的食人族四處遊蕩？自願去那兒當醫生的人究竟是三頭六臂還是史懷哲再世？陳逸彥每每聽到這種評語，總會覺得很無奈，其實他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卓越的愛心或勇氣，他定義自己只是在經歷一場特別的服役過程，所以他也不希望有人說他具有什麼史懷哲精神，或許不這樣子說會令這件事情在報導上很沒有戲劇性，但是這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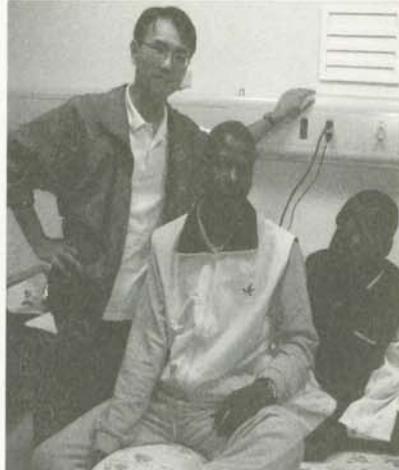
真正地描述了實際上的狀況！

## 友誼醫院的黃皮膚醫生

布吉納法索醫療團主要負責支援的是布國第三大城古都古（Koudougou）友誼醫院的門診、手術和住院工作。在非洲大陸上，只要醫院名稱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自由』、『友誼』之類帶有一點政治或外交色彩的字眼，多半都是過去中國大陸所興建的醫院。而在台灣與布國建交之後，當地人覺得反正都是黃種人，就讓台灣醫療團順理成章地接手了醫院業務。

非洲醫院的環境真的不比台灣，醫院裡頭有很多地方的狀況實在是慘不忍睹。尤其是住院病房的環境，除了單人房設備稍好以外，其他三人、四人、六人的混亂病房，悶熱的房間內瀰漫著一股不太好聞的味道，窗戶上的紗窗早已破損，病人躺在簡陋的病床上，病房內也沒有可供家屬休息的位置，家屬得要自己鋪張墊子躺在外頭的地面上，一切都得自個兒想辦法。

陳逸彥給我們看了一張照片，是醫院診間外面走廊上，躺著一本一本病歷的奇觀。原來友誼醫院是沒有候診室的，而在布國病人的所有病歷資料



陳逸彥隨非洲阿福父子來台尋求醫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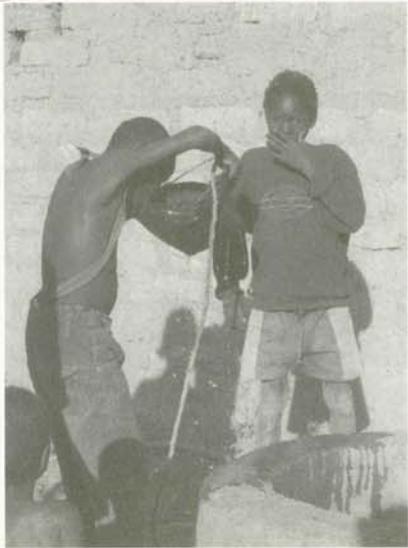
又得要自己保管，要看病時就將所有的病歷資料帶來給醫生，等著看病的人於是就將自己的病歷本子放在地上排隊作為區別順序的方式；而這病歷本也小有玄機，布國政府雖然有公定的病歷簿子，但看診的病人其實只要自己準備一本能記錄用的筆記本，就可以當成病歷使用了，反正即使是政府販售的病歷本子，除了封面比較特別以外，其實裡頭也是一堆空白頁等著做病歷記錄而已。所以他們常會買本筆記本，割成三份，一份的大小正好當作病歷記錄的本子來使用，反正能用就好。

越聽陳逸彥的描述，越覺得駐外醫療團是一個在學「怎麼在各種詭異環境下仍然能夠治療病人」的地方。打開醫院的血庫，只會看到零星幾袋絕對



# 國際醫療救援

走向布吉納法索 WHO



布國除了台灣醫療團及駐外使館等少數單位擁有自來水系統之外，人民多半仍是飲用井水

不夠用的血，那麼真要輸血時怎麼辦呢？「就要病人家屬召集親朋好友來捐血了。」陳逸彥苦笑著。

## 友誼醫院的北京腔醫生

去到布吉納法索，除了醫療專業上必須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外，最基本的語言問題也經常困擾著役男們。雖然出國前上過3個月的外語訓練課程，但除非去的是英語系的國家，自己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英語基礎，否則不論是法文、西文、葡文，都得要從最基本的字母發音學起，3個月學下來也只是最基礎的入門而已，到了布國，遇到了法文的醫學專有名詞時，仍會有許多令人頭痛的問題。由於當地的醫護人員幾

乎不懂英文，遇到真的難以溝通的時候，還是得仰賴字典來釐清專有名詞。不過好在法文與英文的醫學字根仍有諸多相似之處，所以猜來猜去倒還是可以猜到不少。

有趣的是，雖然醫院裡懂英文的布國人不多，卻有一個很會說中文的醫生。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位醫生過去曾經到中國大陸留學，當布吉納法索和中國大陸仍有邦交時，中國大陸提供留學獎學金給當地醫生到北京唸書（其實中國大陸在不少非洲國家都有提供這樣子的獎學金），而其中必要的條件就是得先花兩年的時間學好中文，所以這個嫻熟中文的醫生不僅溝通流暢，說得更是一口標準的北京腔，又專精於針灸、中藥，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 結緣非洲阿福

喜愛攝影的陳逸彥，在非洲服役期間也拍攝了許多珍貴的照片，為駐外醫療及當地民情作了相當多的紀錄。其中有一張令他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一位母親哺育著一對雙胞胎嬰兒，由於母親的奶水有限，當地又沒有所謂的嬰兒奶粉（事實上就算有也沒錢買），兩個嬰兒的強弱差異，造成了物競

天擇活生生地上演，較強壯會搶奶水喝的嬰兒越長越大，相反地較瘦弱搶不到奶水的嬰兒則越形乾癟，他除了為這一幕留下了無聲的攝影記錄之外，我們台灣的醫療團也提供了一些嬰幼兒的營養補給品給這位媽媽，讓她替較瘦弱的那位寶寶補充營養，幾個月後果真見效，兩個寶寶的大小就比較接近了。

布國的小孩子正如全世界的小孩一般，好奇而活潑。當他們看到外國人路過，就會高呼著「Nasala！Nasala！」，正如同過去的台灣小孩喊著老外「阿兜啊」一般，而這些可愛的孩子們也常是陳逸彥攝影的主題之一。

不過，在這些孩子當中，和陳逸彥最有緣的莫過於是前面所提到的「非洲阿福」了。在遇到了這麼一位罹患神經纖維瘤的孩子前來尋求醫療團的協助，但即便醫療團有心幫助他，然而在技術上、設備上都無法在當地替他進行手術的情況下，陳逸彥透過北醫871的學妹劉美芳的協助，得到了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的熱心贊助，終於能將阿福送來台灣治療。當然這一切絕非表面上所見的如此順利及單純，一個跨國的醫療援助需要經過極多的考量



及溝通，才能確保每一個環節的正確及合法，中間更有許多牽涉國情及生活文化的問題，考驗著陳逸彥的智慧。

非洲阿福的新聞在台灣熱門一時，但陳逸彥當時其實都是以LUC這個在布國當地使用的法文名字出現在各個媒體上，因為他一直不希望因為這個事件而成為所謂的名人，更不希望被套上一個「慈善者」或是「史懷哲」的刻板形象。在進行醫療援助這件事情上，他深深瞭解到自己的不足以及現實面的困難，援助不可能是永無止盡的，真正要改善落後國家的生活及醫療品質，還是得靠他們自己站起來。「就好像幾十年前的台灣，雖然有很多外國醫生及傳教士來幫助我們，但真正讓台灣站起來的仍是台灣本身的經濟實力。」陳逸彥點出了這個關鍵。

## 從非洲、到北醫

那麼退役之後，陳逸彥會怎麼規劃自己的人生呢？「或許將來有機會時我仍然會選擇到第三世界落後的國家去服務，但應該不會是一輩子，或許輪流在台灣幾年、在國外幾年，嘗試面對不同樣的環境——生活環境及醫療環境，選擇這樣的路談不上什麼犧牲奉獻，

反倒是自己從中獲得的東西比起付出的多很多，而在現階段退伍以後，我還是會回到台灣，繼續走向和一般醫師一樣的路途——完成住院醫師的訓練，這也是我不希望別人看待我成一個什麼具有犧牲奉獻偉大情操的人，因為在許多地方上，我也是和大家一樣，只是一個平凡的醫生而已。而且也唯有讓自己接受更完整的訓練，才有辦法真正替這些落後國家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陳逸彥這麼回答。

而回到台灣後，陳逸彥將在母校萬芳醫院擔任麻醉科住院醫師，他覺得北醫正在一個蓬勃起飛的起跑點上，需要更多校友的投入與支持，因此他願意用行動為母校盡一份心力。也許這個動機明確而心意堅定的選擇，正如同當初陳逸彥選擇外交替代役一般，是讓他在平凡人生中有許多不平凡作為的關鍵因素吧！

想要知道更多陳逸彥的替代役紀事以及攝影作品嗎？可以到以下網站瀏覽：

### 非洲生活紀事

智邦生活館『探索非洲』電子報 <http://enews.url.com.tw/BurkinaFaso.shtml>

### 非洲生活攝影

智邦網站

<http://vipweb.url.com.tw/ciy/PhotoAlbum.Sys/MyPhotoAlbum.htm>

Yahoo 網站

[http://tw.photo.yahoo.com/africa\\_taiwan](http://tw.photo.yahoo.com/africa_taiwan)

PChome 網站

[http://photo.pchome.com.tw/s04/africa\\_taiwan](http://photo.pchome.com.tw/s04/africa_taiwan)



一對出生沒幾個月的雙胞胎，因為母親奶水有限，靠近鏡頭的小孩比較會搶，所以吃得多，營養較好，身體較健康；離鏡頭較遠的小孩，吃得較少，身材較為瘦弱。